



春满箕山煮新茶

□徐昌斌

蛇年正月十三，天空放晴，气温回暖，太阳微微探出了脑袋，重庆市永川区箕山上的茶园在这天正式开园开采，只需几天时间，第一批箕山新茶就要上市了。

巴渝地区的天气就是怪，立春后天气变化大，有时升温快，催生茶树提前吐出新芽，芽头吸收一个冬天的养分，“蹭蹭蹭”往上长；有时遭遇“倒春寒”，气温下降，又将减缓芽头的生长。箕山种茶人早在正月初就忙于开采前的各项准备工作，有的平整茶园道路，有的收拾制茶设备，还有的开播了抖音短视频。

开园头采是种茶人的头等大事，正月间出品的早春新茶是稀缺资源，大家都想抓住第一波行情，采嫩采勤、早采早制，尽早将茶叶推向市场。老马是“茶二代”，父辈是种茶人，这天周末，他打来电话相邀：“今年新茶开采了，我们去箕山寻味春天的味道。”他是茶山长大的娃儿，对茶园有着天然的亲切感，趁着周末春光好，我邀请两位文友一起随他上了箕山。在箕山之巅，放眼望去，一片又一片楠竹伴生下，生长着无边无际的茶树，半山腰的茶园连绵不断，像女孩身上缠着腰带一样浪漫飘逸，山顶上的茶园层层叠叠，又像女子盘着发髻一样端庄秀丽，茶树冒出的新芽，犹如箕山上的小精灵。

在制茶车间，我们碰见了正在忙碌的制茶师傅，他成天与茶叶打交道，双手在滚烫的锅里长期摩擦下早已生成老茧，长满老茧的手掌才能准确感知炒茶的温度、火候和老嫩，这是制茶匠人才有的特质。制茶师傅一边带领我们参观工厂，一边讲解炒茶工艺，还时不时在炒茶锅边搭一把手。竹篾上摊放着采摘回来的嫩芽鲜叶，芽头大小均匀，外观饱满，叶面漂亮，当天采摘回来就要炒制。

通风透气4~5小时后，进入炒制茶叶的第一步——杀青，锅温200℃左右时，制茶师傅将嫩芽鲜叶倒进锅里，双手在锅里捞、翻、抖等动作进行杀青，高温去除鲜叶青涩味，锁住鲜叶香气。在揉捻时，在竹匾上搓揉，使茶叶成条成索、圆实紧结，激发出茶叶的圆润内香，催生出茶叶的清香滋味。然后进行抖水，再次去除茶叶水分，茶条也不沾手了。在做型时，制茶师傅在锅里抓、理、搓，茶条慢慢变细起来，浑圆挺直，茶叶得以定型。最后进行烘干焙香，茶叶含水量继续下降，香气不断显露，永川秀芽“外形紧圆香高浓郁”特性显现出来了，茶叶烘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杜甫的诗句，恰似这季节的绝妙注脚。春寒犹存，春雨却携着滋润万物的使命，悄然降临。此时，汉丰湖景区四周的青山，被烟雨轻抚，宛如水墨长卷，缓缓铺展，呈现出早春的独特韵味。

清晨，细雨如丝，如牛毛，似花针，轻柔地洒落大地。青山被薄纱轻罩，轮廓若隐若现，透着无尽的神秘。远眺，连绵的山峦在烟雨中化作一片朦胧的青影，青黛色的山影与灰蒙蒙的雨雾交织，难辨山雾之分。

山上的树木，历经寒冬，此刻正贪婪地吮吸着雨露的滋养。枯枝上，嫩绿的新芽如繁星点点，点缀在苍茫青山之上，生机勃勃。

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远望草地，如被一层淡淡的绿纱覆盖，绿意随着烟雨飘荡，若梦若幻。近观，草芽破土而出，嫩绿欲滴，它们是春天的使者，在雨的呼唤下，勇敢地书写新生命的篇章。小草间，点缀着几朵不知名的小花，红、黄、白相间，虽小却充满生机。

干后放在阴凉处，等待自然“退火”，其涩味慢慢退去，其醇厚美味也达到了极致。制茶师傅告诉我们：“特优级的永川秀芽需要6000多颗一芽一叶初展鲜叶才可以炒制一斤干茶。”

永川秀芽手工制茶技艺在2019年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其独特的“二杀二揉”制茶工艺，最终生成永川秀芽汤清碧绿、馥郁回甘的滋味。在箕山上，传统与现代碰撞，传承与创新并存，纯手工与标准化相辅相成，精湛技艺与现代设备完美融合，这也是永川秀芽的魅力所在。永川秀芽是针形名茶的代表，在各地茶叶店都有永川秀芽的身影，在众多绿茶品系中，永川秀芽犹如一个女子，端庄又不失灵动，轻盈地来到大家身边，它的清香，它的滋味，它的灵秀，深深地打动着我们。

我们来到箕山脚下的卉茶书院，邓平是高级品茶师和茶艺培训师，时常外出讲学，传授茶艺知识，培养茶艺新人。她拿出深口玻璃杯，取出3克新鲜出炉的茶叶投入玻璃杯，她告诉我们，永川秀芽一般采用85℃左右的开水冲泡，水温太高，会破坏茶叶里的维C、损坏茶叶的营养成分，味道要差一些。润茶片刻后，她熟练地将水倒入玻璃杯七成的位置，新茶在水的冲击下不停地翻滚，犹如跳舞一般，唤醒后的茶叶慢慢地舒展开来，一朵朵漂浮在杯底，整杯茶叶色泽翠绿、茶汤清澈、芽头肥嫩、叶底匀整。我迫不及待

待地抿了一口，永川秀芽特有的淡雅、清香、鲜嫩、回甘，瞬间让我口舌生津、唇齿留香！

在箕山上，茶园与楠竹共生共长、相互映衬、相互依存，或许是沾染了竹的坚忍挺拔、竹的傲然风骨，箕山茶才有了清雅秀美、才有了馥郁芬芳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）

青烟翠雨

□王永威

青峰染墨，细雨轻滴，古寺门扉缓缓开启，泥土间翻动着冬日的余温，似梦初醒。山间小径蜿蜒如笔，勾勒出云絮轻语、嫩芽萌动的缱绻。苔痕斑驳石阶，行人卸下尘世纷扰的蓑衣，融入半山烟雨之中——那是时光为早春留下的细腻落款。

——题记

沿着蜿蜒的山间小径，踏进南山，湿漉漉的石板路在雨中更显古朴沉静。路旁青苔，经雨水润泽，愈发鲜绿，如翠绿新衣。雨滴落在青苔上，溅起小小水花，发出清脆声响，似大自然奏响的美妙乐章。修长的竹子在细雨中低语，如翩翩君子，高洁优雅，在烟雨中更添几分韵味。

山中的溪流，在雨水的滋养下，水量渐丰，干涸的小溪仿佛一夜之间苏醒，焕发生机。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，水声悦耳，时而如琴弦轻拨，时而如铃铛摇曳，仿佛演奏着欢快的春之乐章。雨滴轻落溪面，泛起涟漪，如同银色圆盘，在水面上缓缓扩散，交织又消散。阳光穿透云层，洒在涟漪上，折射出点点银光，宛如碎钻撒落溪间。

溪底的石头，经溪水冲刷，圆润光滑，泛着淡淡水光。它们或大或小，错落有致，如艺术品般分布在溪底。水流绕过石头，形成漩涡，发出轻柔的“哗哗”声。

小鱼在水中欢快游弋，身姿轻盈灵动，穿梭于石头之间，逆流而上，顺流而下，不知疲倦。偶尔跃出水面，溅起晶莹的水花，又迅速消失，仿佛在为春雨欢呼，为春天舞蹈。

溪边的桃树，花苞初现，生机盎然。溪边的青草，在春雨的滋润下，愈发鲜嫩，几簇野花悄然绽放，散发出淡淡清香。远处的山峦在雨雾中若隐若现，柔美异常。溪水、卵石、小鱼、青草、野花，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春日画卷，让人驻足沉醉，感受大自然的馈赠与美好。

山腰的古寺，在烟雨中更显庄严肃穆。朱红色的墙壁在雨中愈发鲜艳，与青山绿树形成鲜明对比。寺内

钟声悠扬，穿过山林传向远方。僧人诵经礼佛，低沉的诵经声与钟声、雨声交织，如远古梵音，令人心灵宁静。古寺庭院，松柏依旧翠绿，梅花虽过盛开时，仍傲然枝头，散发着淡淡幽香，为古寺增添一抹别样芬芳。

随着雨持续飘落，山间雾气渐浓，如白色的海洋，淹没了青山。远山时隐时现，如海上仙山，神秘诱人。山林鸟儿穿梭飞翔，身影在雾中若隐若现，歌声清脆悦耳，为烟雨蒙蒙的世界增添生机与活力。

傍晚时分，夕阳余晖透过云层，洒在烟雨笼罩的青山上，给青山披上金色薄纱，增添了几分暖意。树木在夕阳下影子拉长，如巨人屹立大地。雨滴在夕阳照耀下，如晶莹珍珠，闪烁着光芒，缓缓落下。远处的村庄，炊烟袅袅，与山间雾气、烟雨交织，构成一幅宁静祥和的田园画卷。

青山烟雨浸润的早春，承载着杜甫“润物无声”的温厚，添了韩愈“天街小雨”的朦胧。古寺檐角垂落着千年钟磬，田垄新泥孕育着春阳。雨丝牵着人往山深处去，看冬眠的溪流在石上苏醒，听松针与草芽交换年轮。烟雨漫过肩头，衣褶里落满了湿润的诗行，恍然便懂了——所谓人间惊鸿色，原是春山欲雨时。

（作者系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）

1913年那场雪

□朱孝才

1913年的那场雪已经离我有了112个春秋的漫长时光。伫立在瑞金二路198弄20号这栋杂乱拥塞的三层小楼前，任凭思绪飞扬无限畅想，也无法想像那场雪究竟有好大。我在这儿久久停留，只为向李叔同先生顶礼，寻找一个答案。

先生的前半生风流倜傥、鲜衣怒马，后半生却青灯古佛、六根清净。这样决绝的嬗变，先生经历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心路历程呢？百年之谜难以破解。

我想起那场雪，那首传唱百年且一定流传千古的《送别》。

大约是在1912年的2月吧？李叔同客居上海时结识了城南草堂堂主、富家子弟许幻园。仰慕已久的许幻园在草堂腾出一间房子让李叔同居住，取名“李庐”。两人相交甚欢，夜夜笙歌。李叔同特别写了首《清平乐·赠许幻园》：“城南小住，情适闲居赋。文采风流合倾慕，闭门著书自足。阳春常驻山家，金樽酒进胡麻。篱畔菊花未老，岭头又放梅花。”

那真是一段花团锦簇、烈火烹油的好日子。

然而不久，许幻园突然破产。在那个风雪弥漫的傍晚，许幻园冒雪而来，先生和妻子诚子开门迎接。许幻园没进门，只讷讷一句：“叔同兄，我家破产了，咱们后会有期！”说罢，转头离去。看着雪地深巷许幻园渐渐远去的背影，先生一定想到了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一首千古绝唱诞生了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”

先生让诚子弹琴，自己一遍遍地唱，泪如雨下。

第二年春天，先生从杭州来上海与许幻园相聚。看着荒芜的城南草堂，想起往昔好时光，先生悲从中来。许幻园请先生在其亡妻宋贞所画一幅花卉图上题字，先生挥笔写下：“洞逝者之不作，悲生者之多艰，聊赋短什，以志哀思。”

不久，先生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剃度为僧，法名演音，号弘一。先生说：“一念放下，万般从容。”

那是1918年春天，杭州最美的季节。青冥长天，绿水波瀾，浓烟暗雨，水天一色。诚子赶到杭州求见先生。先生褪去芒鞋，神色静淡，漠然如空。诚子肝肠寸断，悲痛欲绝。

“叔同！”
“请叫我弘一。”
“弘一！请告诉我什么是爱？”
“爱，就是慈悲。”
……

24年后的10月13日，弘一法师在泉州不二祠手书“悲欣交集”四个字后静静圆寂。是夜残月如钩，晓风习习，秋虫唧唧……

“悲生者之多艰！”这就是弘一法师最不为人知的内心吗？

既然生之不易，不见就是最好的《送别》了。我这样想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